

西部头题·天山

乌孙(长篇小说节选)

阿 舍

这本沉甸甸的羊皮书用油脂沾着碳粉写就,因此,打开的一瞬,中郎将张骞的鼻孔就蒙上了一层浓稠的膻腥。书中文字有的像羊肠一般弯曲,有的像树枝一样伸张,张骞当然无从识别。这些文字奇异如梦境,就连梦到它们的人也远未弄懂它们的涵义。

这些都是你写的?

张骞惊讶于这些文字的奇特。

多亏了布就翕侯,是他教会我用乌孙文字写下自己对事物的印象,他告诉我这不仅是一件与歌唱同样快乐的事情,也是一种可以让时间停滞在某一时刻的办法。我写了好几本,有的在乌孙西迁时丢失,有的已经无法辨认。当然,现在乌孙国已经有了专门记录史事的人,我也就几乎不写了。如果我想让时间停滞在某

一时刻,我会请一位阿肯为我歌唱。我们乌孙人的记忆,更多保存在一代又一代阿肯的胸腔中,那些散落在草原上的故事,都被他们编成了歌曲。说完,奢加指着第一页的第一行字,由右而左,开始为中郎将张骞翻译。

布就翕侯?

是的,你在乌孙还要停留些日子,别着急,你会知道他是谁的。不过,我可以大致先提供给你一个印象。最初的时候,我们乌孙人住得离你们汉人要近许多,我打听了一下,大概就是你们汉朝叫做张掖、武威的西边,一直要到更西边的蒲类海,以及巴里坤草原。

以下便是张骞断断续续从羊皮书中了解到的部分内容。

(1)

凡是去过匈奴大漠的人,都会明白匈奴人为什么总要抢别人的东西。天神给了他们一大块长不出牧草的沙地。为了让他们的五畜吃饱肚子,掠夺就成了和放牧、打猎、女人同样重要的事,否则他们就没法活下去。没有人深入过匈奴人的内心,因此,人们无法知道,他们的内心是否也和他们的外表一样令人恐惧。

(2)

年老的乌孙骑士都还记得上一个蛇年的秋天。他们随同十八岁的猎骄昆莫刚从北方的丁零国回来,他们为匈奴人又打了胜仗,可是战利品大多归了匈奴人,所以心里面全都不痛快。那时我还是个百夫长,没有资格随便进出猎骄昆莫的毡帐。有天晚上,正值我为猎骄昆莫巡逻放哨。大风掀起门帘一角,我趁机朝里看了一眼。风灌进帐内,灯影就在毡壁上抖抖缩缩地跳。那些大人老爷们围在毡帐中央的一个火盆周围,火盆上架着一只冒着热气的茧形陶罐。我站在昆莫的营帐前,大致听到了他们的谈话。来自乌孙羌其格勒部落的首领嚷嚷着要去干掉谁,一旁有人站起来嘲笑他像只没被剋掉的老公羊,没头没脑只会骚情。二人几乎在昆莫面前动起刀剑,最后还是被布就翕侯一声喝住。布就翕侯一边喝着奶茶,一边把他听到的风声告诉大家:已经有匈奴贵胄多次进谏单于,说单于对猎骄昆莫的恩情不过是养虎为患。虽然单于没受这些谗言的影响,但多少已经有了警惕之心。最后,布就翕侯坚信只有一个办法能够打消匈奴单于的疑心,那就是让猎骄昆莫主动亮明心迹——复仇和复国。

……刚刚继位的匈奴单于感到很高兴,他同意了猎骄昆莫的请求。……据探子回报,月氏人的五畜吃了天山脚下的牧草,喝了伊列河

的河水,每回都生双胞胎。匈奴单于听了大吃一惊,他担心再有两个春天,吃饱喝足的月氏人会举着刀剑砍下他的脑袋,于是决定不如自己先砍了月氏王的脑袋。

……大仗前夕,乌孙骑士都被召集到了猎骄昆莫的旗下。布就翕侯觉得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出征日是个大晴天,猎骄昆莫骑着他的雪青马走在前面,身后跟着匈奴单于的高篷车。匈奴单于的近身侍从里有位制作饮器的高手,而且专作人头饮器。匈奴单于之所以要带上这个工匠,是因为他相信自己一定能够砍了月氏王的脑袋。匈奴单于像是已经等不及了,他迫不及待要用月氏王的脑袋给自己做个漂亮的金樽。据说游牧在天山、阿尔泰山的塞人也有以人头为饮器的习惯,还说匈奴人有此嗜好是从塞人那儿学来的。这位善做人头饮器的工匠一路上默默无语,有人说他在提前思考打在饮器上的图案,因为匈奴单于要他做的是一个外面套皮、里面涂金的道道地的金樽。也有人说他其实是个哑巴,他掏空了太多人的脑袋,也就看多了人用来思考和说话的器官是多么脆弱,因此打算不再多语。

……这一次是月氏人被吓破了胆。乌孙和匈奴骑兵狂风一般卷过月氏人的草原。猎骄昆莫专门把月氏王的脑袋留给匈奴单于来砍。匈奴单于一高兴,就把月氏人的住地全都给了乌孙人。

时常有两张羊皮因为油脂互渗粘在了一起。

在第一个晚上,每遇这种情况,奢加会将羊皮书移近灯盏。这时候,张骞会注意到他的手指。他右手的拇指、食指,乃至虎口处因为常握兵器,厚茧像苔藓一般,甚至延伸到了指背上。第一次费了些时间,奢加揭开了那两张粘

在一起的羊皮。可是什么也看不清了,两张羊皮互相撕烂了对方,能够看见的字迹,要么只剩下最上端的一段曲线,要么只是一个上翘的弯勾。这些都是时光逝去的证明。

随着羊皮书页一页页翻过,张骞逐渐发现羊皮书并非一本时间严谨的史料档案,而是奢加根据一时一事,写下的个人所见、所想。当张骞一点点记下羊皮书的内容后,他反倒认为,这本羊皮书有一种史料档案所无法匹及的魅力。

(3)

巴尔喀什湖以东,塔尔巴台山以南,玛纳斯河以西,天山以北是天神太阳赐给乌孙人的又一个家园。巴尔喀什湖的水里有水獭和鲑鱼,塔尔巴台山的草丛里有狐狸和盘羊,玛纳斯的森林中有狍鹿,天山脚下有无尽的牧草。

(4)

伊列河是一条大河,它的水雾弥漫乌孙全境,它的河水一直往西流,最后流进浅蓝色的巴尔喀什湖。据说第一个抵达伊列河的乌孙人喝了河水之后,梦境中不再有血光。它的左右两岸分别有三条河流,其中左岸的特克斯河河水在月光下有五种颜色,条件是在洪水到来之前河水最为清澈时。伟大的乌孙王猎骄靡的第二个妃子过于钟爱这条河水,有一年夏季,山上涌来洪水,她就把自己的灵魂交给了特克斯河的河神。猎骄靡没有为这个妃子流泪,那时候,他还十分年轻,除了布就翥侯,他不为任何人流泪。倒是这个妃子养的一只猎犬作为陪葬,在被杀死前流出了眼泪,但是,在场的人都无法知道,那条狗的眼泪是为自己,还是为它的主人而流。

(5)

布就翥侯替猎骄靡莫选了两个王廷所在地。一个在伊列河之南的特克斯河岸,一个在伊塞克湖的东南方。后者有一个不可忽视的优点,便是离匈奴不可能再远了。倘若匈奴要从东边来,就得翻越天山的崇山峻岭,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前者后来成了夏秋之际猎骄靡莫的夏宫。特克斯河岸凉爽的微风能让地窖里的各类马奶、酸奶、奶酪、酥油久放不坏。

(6)

科舍是猎骄靡的第一个妻子,她是乌孙素宛部落的公主。她死于一场风寒。黑美人是乌孙昆莫的第二位妻子,她生了太子。她同时把欢乐与痛苦带给了猎骄靡莫……米依尔曼是乌孙昆莫猎骄靡的第三个妻子。她是康居人。没有人知道她心里怎么想,因为她既不讨猎骄靡莫的喜爱,也不招他讨厌,她远远地住在伊列河下游的宫帐里,只有在猎骄靡莫想起她的时候才出现……

(7)

第二个马年冬天的第二次议事会上,北方克普恰克部落的首领又在抱怨雪灾冻死了他们的羊只和橐驼,又说夏天数他的草场雨水最少。他请求猎骄靡莫再划给他一片草原,好留住那些不断迁出他的部落的牧民。猎骄靡莫没有答应他的请求,但是减少了他连续两个冬天上缴的五畜数目。

(8)

第二个羊年春天,从大宛回来的乌孙使节带回了苜蓿种子和葡萄酒。据说大宛马都吃这种饲料,有了它们,牧民们就不必一年四季到处转场了。猎骄靡莫喝了葡萄酒后,便喜欢上了这种红色的液体,他派了三男三女前去学习

这种酿酒技术。听说大宛以西的康居、安息都种葡萄。

(9)

从大宛回来的乌孙使节说大宛的集市里有许多会说外国语的翻译。其中有两位神不知鬼不觉地学会了乌孙人的语言。在异国他乡遇见会说乌孙语的外国人，乌孙使节感到很高兴，便一五一十告诉对方自己都带了些什么好东西，以及好东西都放在了哪里。谁知翻译里也有骗子和小偷，等他们一觉醒来，货物已不见踪迹。他们赶快报了官，并亮出了自己的使节身份，大宛官方表示一定追查到底，但此事到他们回国之日仍然没有任何消息。

(10)

第二个鸡年秋天之前，匈奴单于敕令乌孙当年的赋税增加到骏马五千、驼羔一千、山羊二千、绵羊一万，此外还有弓弩三千、铁箭五千、铁刀五百。

(11)

乌孙有马匹和皮毛，龟兹有谷物与棉麻，夏秋之际，这些货物都是通过昭苏——黑英山——拜城这条商路来回运送的。

(12)

如果蝗虫不够多，草原上的粉红棕鸟就会饿死。第二个狗年的夏天，伊列谷地的草原上到处都是粉红棕鸟的尸体。有害的事物与有益的事物同样有用，天神赐给乌孙人的每一件事物都暗含不可抗拒的神意。

(13)

伊斯特部落的阿勒拜翁侯是个大富豪，他

的宫殿位于阿拉套山麓碧绿的北坡。都说他的五畜多得常常撑破了畜圈，他的奴隶因此夜以继日，用阿拉套山的红杉树为他不停修补和扩充畜圈。可是他却偷了一位牧民的老婆回家享受。那牧民因此携家带口跑到玛纳斯的羌其格勒部落的领地，再也不当他的族人，又托人给羌其格勒部落的加满翁侯写了状纸。状纸是这样写的：阿勒拜翁侯是个无耻的小偷，我发誓与他世代为仇，倘若他还我两个女人，这事还可以商量。这是一封让人发笑的状纸，一个人的仇恨可以轻易地被女人的身体所融化。

(14)

猎骄昆莫用匈奴人的方式练习乌孙骑士在马上挥刀的速度。匈奴人的反背弓也被乌孙工匠一模一样地复制了出来，但是在射程长度上稍稍短了一些，匈奴人的反背弓能射出两百米。猎骄昆莫把制造弓箭和短剑的事都交给了巴尔鲁克山的巴依托克部落的首领索班。从巴尔喀什湖到巴尔鲁克山，都是黄乌孙的子孙。巴依托克部落是黄乌孙最为心灵手巧的后代。猎骄昆莫厚爱他们，谁要是动了巴依托克部落工匠的一根汗毛，须用一颗人头作为赔偿。猎骄昆莫常说：当如蝗长箭飞进敌人的阵地，你们就会明白，一个弓箭匠能替你们挽回不下一百次性命。

(15)

在赤谷建都以后，乌孙草原上多了许多世袭的巫师。人们拿这些世袭的巫师不知如何是好，他们像模像样地发咒、舞蹈，但却无法令人信服。按说巫师都是神通的，只有神指定的巫师才能够与神说话。英雄生下一个狗熊的事情时有发生，而神通的本领更不会像血液一样遗传。这都是明摆的事。依我之见，黑乌孙的矮子

托哈、克普恰克的妖妇堆宁、玛纳斯的细眼坎巴格斯乃是神通的巫师。这么多年,阿尔班部落就没出过一个令人尊敬的通灵者。据说克普恰克的妖妇堆宁擅长与邪魔打交道,她奉劝人们要处处小心,因为没有朋友和家人陪伴的人,一定会有鬼怪陪伴。我听到这句话后,每逢独自一人,都忍不住要反思今天做错了什么事。

(16)

第二个狗年的秋天,藩属匈奴的呼揭、车师、危须、焉耆、渠犂、龟兹诸国都带着被匈奴抽取的五畜,去了匈奴蹄林大会上,惟独猎骄昆莫没有去。

(17)

因为没有参加前一年的蹄林大会,辗转从龟兹来到乌孙的匈奴使节以军臣单于的口气在酒会上抱怨年轻的猎骄昆莫。事实上,倘若匈奴使节不败兴的话,猎骄昆莫那天的心情就好似抹了蜜的甜奶酪。原因是他最宠爱的黑美人头胎就给他生了一位王子,王子的新生礼还没有结束,所以,猎骄昆莫的耳边,都是向他贺喜的甜言蜜语。只要懂些礼仪的人都知道,不该在此时说出任何不吉利的话。然而,匈奴使节却根本没把王子的新生礼当回事儿,他趾高气扬地在一些巴结他的人中间走来走去,一会儿便喝了不少马乳酒,然后晃晃悠悠来到昆莫身旁,行了一个不周到的礼后,便开始了抱怨:我说年轻的昆莫陛下,我们与天地同在与日月同辉的单于让我转告你,假如你把去年蹄林大会拖欠的五畜和金子在今年龙城大会之前送到单于王廷,并向至高无上的他表示以后不再会有第二次,单于就不追究你的过错。猎骄昆莫一听眼睛就冒出了火,他一把将这位傲慢无礼的匈奴使节从大帐里扔了出去,然后,一边

喝令他滚蛋,一边让他转告军臣单于:告诉你的单于,从今往后,乌孙要做一位独立而自由的骑士,不再给任何人当奴隶。这件事结束后,乌孙王廷里的贵族老爷都以为乌孙要大祸临头了。猎骄昆莫也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所以,便在这年夏季,把庭帐移到了东边国境附近。看得出,昆莫想做一个自由而强大的王,因为被役使的心会比被役使的躯体更叫人痛苦。没有多久,猎骄昆莫就等来了一场战争。军臣单于亲自率领军队前来攻打乌孙。但是事实大出军臣单于所料,在他看来,羽翼还未长齐的乌孙应该不堪一击,却没想到猎骄昆莫猛得像只老虎。恰好当时正是雨季,大雨冲垮了匈奴军队的营帐,一些无心作战的匈奴将领提醒单于:据说猎骄靡是苍狼的后代,无可匹敌的冒顿单于都拿他当神来看,咱们还是离他远一些吧。

奢加羊皮书中所记录的事件使张骞急于了解乌孙的更多往事,但是,奢加已经没有更多的羊皮书来满足他的所需,便从宫廷歌手里找来一位年长的阿肯,请他为张骞歌唱乌孙的历史。

在阿肯对着张骞歌唱时,奢加突然一连数日不见,通往王宫大殿的道路也常常闪过一些匆忙的身影。张骞猜到宫中可能发生了什么事,但是,就眼前所见来看,一切都与他以及他的使团无关。

尊敬的阿肯,请开始吧。

张骞按照奢加向他交待过的礼仪,鞠躬致谢。

消息传开,无所事事的汉朝使节陆陆续续跑来,歌声响起之前,毡帐里里外外挤满了听众,只在地毯中央留开一小片空地。

对于这位年长的阿肯而言,围聚在他周身

的听众愈多,就愈能焕发他的热情,并使他获得荣耀。他盘腿坐在人群当中,开口之前,抖了抖华丽的对襟锦袍,再将五弦琴斜抱在怀里。

和无数个日日夜夜一样,这一天开始的时候,乌孙人的故事又翻过了一页,而新的一页即将展开。

我叫奥尔斯,一个侥幸从时间缝隙中冒出头来的乌孙歌手。我会弹奏冬不拉,吹奏笛子,我还会用自己的方法编唱史诗。身为一位歌手与身为一株牧草没有什么区别,牧草需要阳光和雨水,我需要英雄和人们的悲欢离合。如果不是因为我的父亲告诉我,我们乌孙人世世代代都用这种方法记录自己的历史和英雄,那么我,就和我身边那些默默无闻的人们一样,除了为自己的命运感叹一番,再就不会发出更多的声音。父亲将他的禀赋赋予了我,我的喉咙与胸腔,因而显得格外冲动,我为出嫁的姑娘歌唱,我为死去的长辈歌唱,我也为我们的神祇歌唱,哪怕一片荒枯的草地,我也愿意体谅它的悲伤。

听说东方的汉朝人喜欢把故事写在竹片和丝帛上,虽然这不失是一个记录历史的好办法,但是,对于我来说,它过于繁琐和困难了。一年四季,从美丽的夏季牧场,到温暖的冬窝子,我所看到、我所想起、我所听到的,不分日夜,不管停歇或者奔波,张开嘴,我就能唱,拿起琴,我就会弹。我的情感自由支配着我的歌喉,我的歌喉时时等候着乌孙人的生命故事。

但是我也听说了,因为这种即兴而唱的方式,许多确凿的细节在传唱中流失、变幻,就如同溪水在烈日下一边流淌一边蒸发,甚至早早出现了歧义。一个英雄更换了姓氏,一个故事出现了多个结局,清晰的年代变得模棱两可。上苍把一天劈为两半,一半黑一半白,父亲教

我从多个角度观察人的内心。凡是苍天之下的事物,都无法避免它们自相矛盾的宿命。我也一样。所以,我不能因为那些时间里的曲解和篡改而拒绝歌唱。

奥尔斯老人说完这段开场白,中郎将张骞才明白,乌孙阿肯的歌唱,其实是一种更富激情的讲述。奢加有过交待,所以,奥尔斯老人使用的是匈奴语。他的语速尽可能放慢。渐渐地,大部分汉朝使节因为听不懂而陆续离开了,剩余几个没有离开,完全是因为奥尔斯老人讲述时那种神奇的声音和神色。

算起来,乌孙复国还不到四个生肖年。时光在不断淹没乌孙人的生命和记忆,又在不断繁衍新的生命和未来。有时候,人们会因为未来而忘记过去,而那些不愿忘记过去的人,就要比那些善于忘却的人承受生命更多的重量。

要知道,在这四个生肖年的第一个鼠年,乌孙人还没有来到这里。中原人有所不知,你们惯居土室,一如乌孙人喜爱在草原上迁徙和流浪。乌孙人随风而行,辗转在四季之间,我们在地上的毡房,就好像蓝天上飘动的白云。但是,这样说可能会使你们产生一些误解,以为草原牧民的生活如同云朵一般轻盈、自在。就好像远看一个人所产生的幻想,最终会被五月的暴雨冲刷。事实上,草原人的生活还有它沉重、艰辛的另一面。草场,始终是我们最大的忧患,草原上,没有哪个民族的内部不因此发生巨大的颠簸。尤其在冬天,无论秋季打下多少牧草,冬春交替之际,牲畜们都会变得羸弱,母畜也在此时怀上了羔子。牧人们为此而焦躁,要知道,十五只羊的产出才能维持一个人一年的生存,所以,这个时期的草原上空,总会飘动着一种阴灰色的云,那是发自牧民胸腔的

紧迫呼吸,任何一块冬草场都有被偷牧和抢占的可能。

在这四个生肖年的第一个鼠年,那时我们还在祁连山下放牧,东北是匈奴,正东是月氏。那时,对于乌孙而言,匈奴与月氏好比两个力大无穷的角斗士,他们整天打来斗去,一个在秋天打歪了对方的鼻子,另一个就会在冬天砍下对方的右手。

说起来,导致这些争斗最根本的原因,总是离不开草场。牧人之间有多少仇恨呢!如果人人手中都有同样广大、茂密的草地,他们的生活确实会像云朵一般轻盈、自在。

最初,是月氏人占了上风。传说祁连山肥美的草原能让月氏人的牛羊一夜之间成倍增长,又说匈奴女人都迷恋焉支山的美人草,她们把美人草做成的膏脂抹在脸上,以赢获男人的喜爱和忠诚,而匈奴男人,则被祁连山中那些美丽健壮的猎物——獐、鹿、獾和羚羊——折磨得手脚发痒。

所以,匈奴的男人和女人都向往月氏人的草原和山谷,二者的争斗也就从未间断。而乌孙,一个只有十万人的小国,只能在一旁看着他们打斗,有时候,因为离得太近,不免也会卷入这场恶斗。又因为乌孙力单势弱,每年都要在匈奴九月的蹄林大会上,送去我们养肥的牛羊和马匹。

那时,乌孙国的性命除了仰赖天神和牧草,还系附于匈奴的马刀之上。但月氏也不会看着我们把牲畜送给匈奴,有时候,他们会来抢。须知,氐置水、籍端水,还有冥泽,这些巨川巨沼的水,奔流在乌孙草原上,就使乌孙的牧场如同一位穿着绿裙的美貌女子,动辄引来垂涎的目光,继而是疾驰而来的马蹄声、刀箭声。

而今,我是乌孙国内为数不多能够讲述这

段往事的人了,但是,即使是我,也没有见过那些巨川和巨沼。一切都是从记忆里渗出的水珠,到了我这儿,各种细节已经不像从前那样充盈了。

奥尔斯过于投入,以至于他的目光让中郎将张骞想起自己在流沙中行走的日日夜夜,一种由身处天地之极的广阔而逼出的孤单,惟一与这个孤单相伴的,是生的渴望。

传说氐置水清澈晶莹,白天似风,晚上像雪,患有眼疾的人看见它便会不治而愈。而乌孙人的眼睛,亦是得益于它的润泽,才有了区别于匈奴与月氏人的湛蓝之色。凡氐置水流经之处,必然栖息着一种黑颈鹤,凡是黑颈鹤掉落的羽毛,必会给捡到它的乌孙人带来福祉。

我的父亲告诉我,籍端水日夜不息流入冥泽,就使冥泽成了一个浩瀚无边的泱泱巨沼,它的水雾更加无限,以至于冥泽周围的天空,常常现出逼真的天堂景象。巨沼由东而西缓缓延伸,分别形成了较小的湖泊和宽广的积水草甸,乌孙人的牲畜徜徉其间,就好像婴儿躺在乳汁饱涨的母亲怀中。据说巨沼附近的野兽都喜欢望着水雾中的天堂景象受孕,这样一来,它们的皮毛才能泛出与巨沼相似的粼粼波光。

乌孙和月氏,原本隔着一条弱水河,但是河水永远挡不住人被欲念驱使的脚步,弱水河的两岸,因此常常传来牧民的哭嚎和铁骑的奔踏声。这时候,匈奴出了一位无人能及的首领,李鞮氏族的冒顿。他的名字你们不会不知,就是他,曾经用三十万精兵围困了你们的开国皇帝刘邦,险些踏倒汉朝的江山社稷。冒顿,无论对汉朝,还是对乌孙和月氏而言,都是一个可怕的名字。他继位不到十年,从蹄林大会上课

校出来的人口就达到了一百六十万。他调教出来的骑兵都像暴雨一般骤来骤去,被他们选中的猎物往往在目瞪口呆间就被要了命。好一点的情况是,死去的人能看到自己死在谁的手里,但是,即使看到了这个形象,也只是一个大致的轮廓:一个脑袋又大又圆的家伙,嘴唇上蓄着胡髭,还有两个黑洞洞的、硕大的鼻孔。知道了又有什么用呢,顶多能在慢慢扩散的瞳孔里找到这个骑手的影子,继而带着这个影子永远消失在时间里。

从冒顿开始,匈奴与月氏的争斗就倒向了匈奴一边,月氏人不断被杀戮,不断被向西驱赶。命运就是这样,风一般地吹来吹去,有时候,南风里又夹杂了北风,让人既无法预料,也难辨方向,只能凭着求生的本能,奔逃不已。

看到月氏人已经不足为惧,冒顿转而攻打昏昏欲睡的东胡王,乘着这个间隙,月氏人做出了决定:向西迁徙。

终于到了那一天,月氏人越过弱水河,来到了乌孙境内。草原民族的又一场争斗已经无法避免。月氏男人带着他们的女人、孩子和牛羊,不声不响开始行动。这次著名的迁徙将永留史册,因为,紧接其后的,便是更残酷的杀戮和灾难,以至于有了今天你们所看到的西域局面。

只是,月氏西迁一直在我的心中有所不解,汉朝从第一位皇帝起便为匈奴所苦,除了武力相对,还用和亲的办法来安抚这位暴烈的北方邻居。当时,月氏在你们的西边,按说你们可早早与月氏联手,对付共同的敌人,也就省了后来的一切麻烦。但是,月氏人仓惶西逃时,似乎根本没想到你们汉朝,他们向西、向南,就是不向东。

时间过去太久了,今天,月氏人已经建成了一个新的帝国,这些往事也越发无人追问

了。沉落在时光里的往事越来越多,人们都忙于眼前的各种欢乐和危机,那些往事一层层堆积起来,许多已经腐烂成灰。

那是这四个生肖年里的第一个蛇年,月氏人向西越过了弱水河。最初,冲突只是发生在边境。乌孙牧民无法按照从前的时序生活,来不及制酪,存放羊奶的瓦罐已被打碎,剥好的兽皮刚刚晾在阳光下,就被疾驰而来的骑兵用刀尖挑走,连晒干的牛粪也没能放进自家的火盆就被马蹄踏碎了。

争端继而上升为灾祸,越来越多的月氏人涌入乌孙境内,像席卷草原的蝗虫,由东而西,恶狠狠地蔓延。据父亲回忆,那些日子,冥泽上空的雾气像惊慌失措的马群,翻涌、奔腾不息,人们再也看不到那些美丽的蜃景,相反,常有一些面目可憎的形象隐现于水雾之上。乌孙国内大大小小的巫师从四个方向报告占卜的结果,可怕的事情就要发生了。

当时,乌孙国伟大的昆莫猎骄靡才是五个月大的婴儿,随母亲住在她位于氏置水下游的宫帐里,他的父王难兜靡在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新生礼后,为这些不详的消息所震动,连夜赶回他在冥泽西岸的牙帐。走前,难兜昆莫将自己最信任的布就翕侯留在了王子和王妃身边,以保护他们母子二人。

月氏人举族入境,走在前面开道的,自然是有备而来的军队。在一些宽阔的山谷,正在门前剪毛、集粪的乌孙牧民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与对方交上了手。据我的父亲说,正在赶回牙帐的难兜昆莫可能还没闻到冥泽的潮气,便卷入了战斗。

他一路召集起来的乌孙骑士跟着他在河滩上撕杀,没有多久就被月氏王的军队围在了中央。月氏王坐在四匹骏马拉着的高车上,瞅

了瞅难兜昆莫的面容，本来打算问点什么，但想想身后暴风骤雨般的匈奴人，便一挥手带着大部队冲了过去。

一阵兵戈相接的丁当声之后，难兜昆莫和他的骑士们都倒在了血泊中。扒开摺倒在一起的尸体，月氏士兵把有用的东西搜罗了一番，而后扬鞭策马匆匆而去。难兜昆莫身上的金饰让他们中的某个人发了一笔横财，但是这就足够了，在那种时刻，一笔横财比一百个生命更重要。

难兜昆莫死去的消息还没有传到王妃那里，月氏军队的马蹄声已经沿着氏置水的水声顺流而下。按说一个五个月大的婴儿是不可能记得什么的，但是，猎骄昆莫后来患上的头痛病却否认了这个常识。

伟大的昆莫猎骄靡说，那些哭喊与呼号，铁剑刺入胸脯的扑扑声，马的嘶鸣声，血珠飞动在空中的旋转声，孩子在马背上尖厉的哭声，以及布就翕侯抱着他奔跑的喘息声，会在头痛发作时撞击他的耳膜。它们或交替而来，或一齐尖啸着飞来。

猎骄靡还说，他不知道这些声音是如何进入他的身体的。它们藏匿在猎骄昆莫的身体里，却从未让他知道它们的所在，它们去时无踪，来时却似千军万马，恣肆践踏着猎骄昆莫的身体。

猎骄昆莫还说，每逢那些时刻，他眼前的事物就变了颜色，万物都浸着一种红色，蓝天、白云、青草、女人和孩子、士兵的嘴唇、马的眼睛、精钢腰刀、祭台、马奶的蒸气、坟冢，一切的一切，都浸着一种被稀释了的血的红色，以及浮于其上的一层淡淡的红雾。

猎骄靡让人给他端来泉水，又让人给他找来刚刚融化的天山雪水，他以为用这些最清凉、最洁净的水洗眼睛，能让那些红色褪出他

的视野。要知道，那些红色带着一股令人无法忍受的腥味，使他呕吐不止。

但是无济于事，乌孙草原上最圣洁的水也洗不干净他的眼睛。谁也驱赶不走那些声音，谁也抹不掉那些红色，什么办法都试过了。仆人们把他放在地坑上蒸熏，不断往柳树和牛羊马骨烧成的碳上浇水，想用逼出他体内寒气的办法赶走那些恶毒的声音，医师玛曼还用泥巴糊住他的全身，以此堵住他的毛孔使之窒息，因为医师玛曼认为，那些声音是通过猎骄昆莫的毛孔而呼吸存活的，医师玛曼又在猎骄昆莫的额头、鼻尖、舌下放血，他认为那些声音或许就躲在这些最不易被人察觉的地方。可是都没用，什么都没用了。

屈指算来，头痛病已经跟了猎骄昆莫有两个生肖年那么久，而那些声音，潜伏在他身体里的时间可能更久，头痛病只不过是聚集和召唤它们的号角。像初春草原多变的天气一样，它们何时到来根本无规律可寻。而猎骄昆莫，就在它们两次来犯的间隔里，一遍遍重温那些声音所暗指的乌孙往事。

奥尔斯说得口渴，停下来端起放在小方桌上的一只雕花木碗，木碗里盛着清水。

月氏人急着向西迁徙，也就顾不上在乌孙境内停留过长，趟开一条能够通过的道路之后，他们就匆匆离开了。王妃在氏置水下游的宫帐遭到了洗劫，一片混乱中，王妃下落不明。

在箭矢的咻咻声中，布就翕侯抱着年幼的乌孙王子猎骄靡逃出血光一片的宫帟。和所有四散奔逃的乌孙牧民一样，布就翕侯本能地往北走。北边是匈奴，匈奴王庭每年都享用着乌孙人创造的财富，五畜、金子、铜器、毛毡、花毯。因此，乌孙国的难民不约而同地认为，他们

可以在匈奴领地得到保护。

他们的想法没有错,在随后的近三个生肖年的时间里,匈奴单于确实就此将乌孙归于自己的王权之下。

布就翕侯骑马疾驰在荒无人烟的漠南戈壁,从氏置水下游王妃的宫帐出来,他一口气跑了五个时辰,直到那匹随他征战多年的黑骏马累得口喷白沫,“呃儿呃儿”地哀叫,他才不得不停下休息。

乌孙王子被他用一块薄毛毯系在前胸。一路上,翕侯的身体低低伏着,尽量防范从不可知处射来的箭矢,也为了使王子免遭风沙之苦。事实上,那时候,布就翕侯并不比我现在年轻多少,所以,连续五个时辰的疾奔,也使他几乎气竭。他的喉咙发出呼啸,气流在呼出的一瞬间如同被撕开的云絮,分裂、破碎。那些呼吸声让黑骏马也听得心惊胆战,它“噗噗噗”打着响鼻,用力甩动缰绳,极其不安。

后来,每当布就翕侯回忆起这段往事,他就这样对大家说,你们知道那天我抱的是什么呢?是火种啊,乌孙人的火种,乌孙的未来,都靠他了。

凭着出逃时随手带出的一壶酸奶,布就翕侯与王子度过了荒野上的第一夜。这里距离乌孙北方边境已经不远,五月的晚风卷着细尘,幽灵一般向北飘移。比起祁连山谷、氏置水两岸、冥泽附近的草原,此地水源枯寂、牧草稀疏。黑骏马走了很远的路,才在一个风蚀的洼穴里找到了一些泥浆水,又在泥浆水的附近啃了些富含盐份的青草。

太阳西沉之前,布就翕侯来到一处背风的低洼地,抱着王子依在黑骏马温暖的肚腹上,随最后一缕天光进入漠南戈壁的漫漫黑夜。这天夜里,那些从刀刃下逃生的乌孙人和翕侯与王子一样,离开了他们位于祁连山下、氏置水

旁、冥泽两岸的故乡,踏上了流亡匈奴的旅途。流亡才刚刚开始,所以,没有人能够预知它在何时结束。那些惯于聆听天神意旨的巫师,一个也没能在此时发出声音。

漆黑而孤单的夜晚有助于思考,这一晚,布就翕侯几乎没睡,他在思考如何将王子交给可怕的匈奴单于——冒顿,如何能让一个软乎乎的乌孙婴儿,不至于被冒顿粗大、坚硬的指关节弄伤,继而毫无意外地成长,继而修复这个支离破碎的乌孙国。但是,直到东方微明他也没能想出一个好办法,最终,当肉体的疲惫再次袭来,他放弃了抵抗,任由疲惫风暴般一涌而上,彻底湮灭了自己。

布就翕侯只睡了不到一个时辰,王子的哭声就吵醒了他。茧形瓦罐里的酸奶只剩一个底子,但他还是把这些已经变了味的食物倒进了王子的嘴里。倘使不出意外,当晚便能赶到匈奴右贤王在居延泽的王庭。算了算行程,布就翕侯翻身上马,两腿猛夹马腹,黑骏马肌肉一紧,刹时腾出了半里地。马速过快,周身的天地渐渐虚幻起来,布就翕侯的身子越伏越低。

但是,黑骏马才跑出去一个时辰,猎骄王子又开始哭闹了,哭声越来越大、越来越无理,以至于彻底打破了黑骏马在飞奔中的平衡。布就翕侯不得不勒住缰绳,看看王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没有任何不妥,王子仅仅是饿了、渴了,布就翕侯的手指往王子嘴边一放,王子就迫不及待地吮吸起来。那当然不是母亲的乳头,片刻,王子又开始嚎哭。

布就翕侯抬头望望天空,再望望远方。像是要变天的样子,前方乌云低垂,已经遮蔽了半个天空,几只苍鹰缓缓盘旋,它们要在暴雨来临之前把猎物带回自己的巢穴。王子的哭声提醒了布就翕侯,他打算去打只野兔或者雀鸟,一旦被暴雨所困,他们都不至于挨饿。但是

背着嚎哭的王子肯定无法打猎,布就翕侯四处看了看,把王子放在了一丛茂密的白蒿草中,并从衣角撕下一根布条,系在一旁的萨克苏树上作为标记。

做完这一切,布就翕侯跨上马鞍,猛地一抖马缰,匆匆离去。不到半个时辰,布就翕侯便急急折回,马背上挂着两只羽毛闪亮的雀鸟。乌云已经逼近,似乎就在他的帽檐之上,天空倾斜而黯然,翻涌不息的云层一定是在酝酿着什么大的变故。

未待走近,布就翕侯已经看见了一团蠕动在白蒿草丛中的黑影。黑影使他既安慰又惊讶。布就翕侯为看到王子而感到高兴,也为王子如此安静而感到意外。这些都使他更加焦急。他大步向王子走去,突然又止住了脚步。

一种让他头皮发麻的声音——狼的低吼,紧贴地面向他袭来,闪电般击中了他。

布就翕侯立即伏低身体,一把拔出短剑。这个声音险些摧毁了这位忠心耿耿的老人。他伏倒在地的一瞬,悲痛几乎使他倾倒,他握着短剑的手如同风中的蒿草,瑟瑟颤动。

还没搞清到底出了什么事,布就翕侯就已经痛悔不已:乌孙未来葬身于狼腹,他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啊!那压在头顶的乌云,无疑是天神向他抛出的愤怒。一时间,悔恨鞭打着布就翕侯,他握着短剑的手几乎对准了自己的胸膛。

正在这时,草丛裂开一道缝隙。那一刻,不是王子得救了,而是布就翕侯得救了。他看见了王子,王子穿着那件银灰色的鼠皮薄袄,正趴在一只母狼的肚腹上,没命地吞着狼乳,身旁另有三只狼崽,因为被王子抢了母亲的奶头,哼哼叽叽十分不快,不时凑过来拱一下母狼淡黄色的软腹。

这一幕使布就翕侯惊呆了,他松开手里的

剑,收紧双膝,虔诚地跪下。他把额头紧紧贴在沙砾上,仿佛要通过承载沙砾的大地向正在哺育王子的母狼深深叩谢。那母狼不再发出低吼,它闻见了从布就翕侯身上飘散过来的王子的气息。

那是一只俊俏的母狼,脸颊短而尖,额角黑灰,鼻梁浅黄,黑色眼线勾勒出一双杏仁状的眼睛,它雍容地伏在草丛中,前爪交错而搭,腹下露出几只淡粉色的乳头。它面无表情地看着布就翕侯,仿佛看着一位熟稔的同类,既无警惕,也无所求。

布就翕侯拜谢了母狼之后,便静静坐在原地观望。看见王子吃完狼乳后,一翻身又躺在母狼怀里睡着了,他的眼泪打湿了胡须。正在这时,一只叼着一块手掌大小腐肉的乌鸦由东而西飞来,不知什么原因,恰在经过王子的头顶时,嘴里松了劲,那肉块便“叭嗒”一声,如同一块毯子,正好落在了王子的身上。

腐肉的气味让母狼感到不适,它慢吞吞地站起身子,围着还在酣睡的王子转了半圈,低头寻思片刻,未了,并不动嘴,而是用前爪一点点从猎骄王子身上拨下那块腐肉,再一点点把它拨出草丛,直到三米之外的沙砾上,之后又回到草丛,依着王子和几只狼崽再次伏下身体。

布就翕侯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以为天神降临,便情不自禁仰首望天。这时,他突然发现方才低垂在他头顶上的乌云,不知何时已经四散裂开,道道金光自裂隙间进出,好似挥斩邪魔的柄柄长剑。

布就翕侯再次俯身屈膝,朝着乌孙人最伟大的天神——太阳及其光芒,献上他的感激和赞颂。

眼前发生的一切让时间不知不觉消失,布就翕侯的思考从难以置信的人间奇迹,回到了残忍又迫切的现实中。他像那株萨克苏树一

样,静静坐立于荒野之上,很快,便有了一个足以撼动匈奴单于冒顿的计划,这个计划能让冒顿像对待神一样,接纳猎骄——一个逃亡中的乌孙王子。

上午十点,整个王宫的同心圆里都十分宁静。毡帐周围,随风翻飞的旌旗好似一只只红色的雀鸟,在布满鳞状云絮的天空,蓦地掀起一阵响动。但这响动瞬间就平息了,继而再听到的,仍然是奥尔斯老人时高时低却持续不停的话音。

确认母狼能够替他照料猎骄王子,布就翥侯再次离开了王子,他箭矢一般冲进浩荡的天光,仿佛要从中追回一件失去的珍宝。

布就翥侯到达匈奴右贤王在居延泽的王庭时,冒顿单于恰好也匆匆赶到了右贤王的王庭。冒顿刚从征服东胡的战场上回来,得知月氏西迁一事,特地来向右贤王发布命令:向西追击月氏,进而统治西域。那时,匈奴右贤王刚刚掠夺了汉朝上郡一带,本想继续南下,听到汉朝增兵八万的消息,便调头回了居延泽的王庭。右贤王接到冒顿的命令,休整一日,即召集大军向西追去,无奈只碰上了月氏西迁队伍的一个尾巴,月氏王已不见踪影。

布就翥侯就是在此时见到了匈奴单于冒顿。冒顿虽然性情横暴,却为见到有人臣服于他而感到喜悦。布就翥侯细细讲述了乌孙牧民遭受月氏屠戮的惨状,并请求冒顿收留那些逃亡的乌孙牧民。冒顿听完心中大悦,乌孙投奔匈奴,匈奴自然又多了一支可以号令的军队。他当即传达了不得阻拦乌孙难民入境的旨意。

接着,布就翥侯提到了猎骄王子。

凡世上之人,不会有哪一个真的一无所惧,即使是使人闻风丧胆的冒顿。布就翥侯对

匈奴所知甚多,因此,早就听说冒顿是个笃信并畏惧神灵的人。当年,你们汉人的第一位皇帝刘邦能够从白登突围,就是因为冒顿以为他是受了某个神灵的庇护。

布就翥侯觉得,让冒顿亲眼看看乌孙王子被母狼喂养的奇景将会胜过一切言辞。而冒顿本人,也被布就翥侯的描述打动了,他甚至比布就翥侯更迫切地想见到这位乌孙王子。于是,冒顿带着他的一队亲兵,当即与布就翥侯返回王子的藏身之处。

他们找到猎骄王子费了一番周折,因为母狼不可能呆在草丛中不动。还是冒顿身边的一位侍从最先发现了王子。

那时,猎骄王子正被母狼叼在嘴里,往一个小山坡的阴面走去。人的气味弥散开来,惊扰了母狼,它将王子放在狼穴洞口,只身在洞口附近来回逡巡,嘴里发出低嚎。冒顿远远望着母狼身后与小狼崽一起玩耍的王子,眼中布满神异之色,整整半日,他不曾移动半步。眼前所见确为冒顿一生难求。后来,是布就翥侯提醒了他,如果这么多人聚在周围,他是无法从母狼手中要回乌孙王子的。

冒顿离开了母狼与王子,眼睛里全是不舍与不甘,也许他在感慨,如此神异之事为什么没能发生在自己身上。因为这种想法,冒顿在返程途中,一直显得郁郁寡欢,对身旁的一切毫无所觉,深深沉湎于刚刚见到的一幕。连他的坐骑也感受到了他的情绪,慢吞吞地走着。

只剩下布就翥侯一人,母狼不再不安,它又一次从布就翥侯的身上,闻见了猎骄王子的气味。正是这个气味让它允许布就翥侯一点点地靠近它。布就翥侯很小心地走近母狼,在离母狼两步之遥的地方停了下来。母狼十分安静,它像之前一样,伏在洞穴前的草地上,凝视跪在它身前的布就翥侯。二者相对无言,默默

凝视,气流为他们传递彼此的内心所想。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布就翥侯开始呼唤王子的乳名。那呼唤传到王子耳畔,猎骄王子从玩耍中抬起头,满脸欢乐地望着呼唤他的人,继而翻过母狼的身体,一点点朝布就翥侯爬来。

布就翥侯伸出手的一刻,母狼发出浅浅的一息低吼,它的身体跟着一抖,但随即又安静了。

布就翥侯抱住猎骄王子的一刻,流下的眼泪能够烫烂脸颊,他亲吻着猎骄王子沾满草叶和泥土的脸蛋,将他深深拥进怀里。接着,布就翥侯抱着王子再次向母狼跪拜,以答谢神意及母狼之恩。

随后,布就翥侯慢慢起身,一步步退后离开。这一切并非没有危险。母狼的内心,可能在

瞬息间发生变幻。就在布就翥侯抱着猎骄王子慢慢后退之时,母狼猛地一下站直了身体,它抖抖身体,向前跟进两步,盯着布就翥侯怀里的王子,扬起头,朝着天空长啸一声。

乌孙人伟大的昆莫猎骄靡就是这样来到了匈奴王庭,并被匈奴单于视为神灵而收养。那些逃至匈奴的乌孙牧民,则被作为部族奴隶,劳作在匈奴位于漠西南的这片草原上。乌孙国从此失去了国号……

时光流淌,随着云烟一齐向前倾斜。故事讲完的时候,毡帐里只剩下奥尔斯老人、中郎将张骞和胡人甘父三人。他们静静凝视矮桌上的那只雕花木碗,谁也不说一句话,谁也不动一下,仿佛被木碗施了魔法。